# 天府廣記

## 大理寺

大理寺在都察院南正統七年四月建初置大理寺正三品設卿少卿丞洪武元年革十四年復置為大理寺正五品其屬置左右二寺設左右寺正左右寺副左右評事及審刑司官十九年審刑司革二十二年陞正三品二十六年設司務二十九年寺革後復置改左右寺為司官為都評副都評司務為都典簿永樂初左右寺及官俱旧復大理準右廷尉掌審讞久及刑獄之政令與刑部都察院並列為三法司凡刑部都察院准問刑

名按律例應而擬罔因援乃准擬否駁再議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參駁語律究甚者核調問曰告異再異則請下九卿會訊曰圓審已結允應未當移再問曰追駁屢駁不改者經奏請上裁曰制決凡各省三司直隸諸死刑並讞乃已听決每歲會九卿朝審覃曰

大理古官也尚書皐陶作士周曰準人秦曰廷尉漢初仍秦官景帝更名大理東漢又名廷尉後皆因之元以為部處府明初置大理寺改為寺本寺職專審錄天下刑名凡刑部都察院問擬內外刑名俱送寺覆審卿總之少卿與丞為之貳司務典文移左右寺分理其事洪武中以孫單若爲左司條

民者屬右寺久定以在京屬左寺在外屬右寺

萬曆九年以二寺事務煩簡不均題准以刑部十三司都察院十三道左右分管浙江福建四川貴州廣東山東六司道屬左寺湖廣廣西陝西雲南河南山西江西七司道屬右寺就各寺中除正副照該管地方道首外其評事以俸為序照來文先後分看凡寺正不看下詳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刑部十二部都察院十二道五軍都督府斷事官五司問擬一應囚人犯該死罪徒流者具開底本發審笞杖罪名者行移公文發審供由通政司挑號另行人遞預先差人連案同囚送發到寺照依該管地方先從左右

寺審錄若審得囚無冤枉者取訖名因服辯在官案呈本寺
連囚引領赴堂圓審無異取據原問衙門司獄司印信收管
入卷將囚連案責付原押人收領回監聽候發落備到各項
卷本公文到寺將奏本抄白立按務要仔細參詳情犯罪名
比照律條如罪名合律者准擬本寺依式具本同將原來奏
本繳送該科給事中編號收掌訖後印押平允仍由通政司
回報原衙門如擬施行如罪名不合律者依律照駁亦依式
具本將原來奏本繳送該科收編駁回原衙門再擬如二次
改擬不當仍前駁回議擬候二次改擬不當照例將當該官
吏具奏送問式中間招情有未明者必須駁回再問若公文

不必抄白就即立按其參詳罪名准擬合律照駁不合律改
送問等項並如前行若審得囚人告訴冤枉果有明白證佐
取責所訴詞狀粘呈本寺運囚引領赴堂圖審相同將囚連
按依前參回原問衙門听候發落待奉本公文判寺將原來參
本依式具本如前繳送該科公文止留本寺立按照依卯參
左右寺扶按備開囚人供詞行移隔別衙門再問右二次審
異者再取本囚供狀在官照例具奏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等衙門掌上官圖審回奏施行
凡內外問刑衙門議擬囚犯弘治元年奏准律無正條情犯
深重者引律比附奏請定奪不得一槩混擬不應供招之外

不許妄加參語違者在内科道官糾劾在外巡按御史參奏
御史有違者本寺查究
弘治十七年刑部覆准各該司道必先推鞫明白問擬停當
中間倘有冤枉不肯畫字或招情未明駁回三次改調司道
或原問官事涉嫌疑難未及三次亦許調問違者遵前項諸司職
掌並見行事例施行
嘉靖十年正月初七日刑部題准兩京法司一應輕重刑獄
務要虛心聽理必求詞正明白情法允當然後議擬施行若
將仍蹈前弊擬狀其有情可矜疑事出無辜應辯問者仰前
辯問應奏請者即為奏請毋拘成帳毋避嫌疑務要遵照欽

依着定奉行不虛訴應故事如有違者重加懲治
嘉靖十一年本寺題准勑法司堂上官一体申明戒諭各司
恪遵法守凡大小詞訟非經通政司准行非由各衙門參送
不許听理非由本寺年允不許發落若徇私廢法如前所謂
拘觧及改易發落者俱听本寺及科道官參究撿舉
嘉靖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刑部題奉欽依今後奉詳寃抑與
稍覺不服詞鬪人犯中間果有寃枉者問官即與辯問改擬
不得避嫌畏忌因變前擬其招擬未当該寺駁回再問者承
問官即当更改不得偏執已見如招情已明罪無出入該寺
即與詳允不許駁論一文一字以致往返駁辯有累罪犯益

於詞訟行勘除人命家財田土等項例該檢勘若照例行拔
及軍衛有司勘問若委官果有徇私作弊勘報不公者聽問
官審究明白即與改正仍將委官參究治罪其餘例不該勘
者不得一槩行勘以騷擾害人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本寺題准今後凡在外一應死罪重囚
已經本寺詳擬題奉欽依處決後乃捏詞奏辯覆行勘問情
真仍依原擬罪名者俱查遵前奉明旨施行不必再行開詳
本寺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巡按御史一体遵照施行
凡發審罪囚有事情重大輒詞稱寃不肯服辯者具由奏請
會同刑部都察院或錦衣衛堂上官于京畿道問理

凡駁問罪囚弘治十七年奏准京問官事涉嫌疑或有偏抝
者不拘一次二次听本寺原謝問理若不改本寺徑行隔別
衙門問理又駁回犯人若不須提人者輕事限五日重事限
十日完報若故意淹禁致情輕犯人累死者听本寺指寔恭
奏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本寺奏准法司堂上官將京問官員
加戒飭仍將參問囚犯按駁行查凡經駁回再問者照依大
明令小事五日中事七日大事十日並要限內結絕如你問
官敢有負氣挾私仍前停閣淹延凌虐罪囚者听本寺指實
參奏其各司擅准詞狀徑自發落既不呈堂其報送寺審獄

又已經審允而擅擬改変者俱聽本寺及科道等參究

凡在外問過一應刑名而該司道隸州府申呈州縣撫按司申呈都察院各衙門仍備問招繇轉行到寺內中有詳擬合律者徑題回報所詳如擬轉行發落不合律者駁回再擬招情不明者駁回再問

凡詳允人犯奉有欽依并本具題日單題其死罪京詳外詳俱五起一題日覆題係日審者寺正具稿作詳首寺副而下每員五日一具稿呈堂裁定

大理卿劉玉疏伏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跡民間享國特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酌古周備無遺祖洪

唐宋為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慎既設刑部以掌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焉之問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錄凡問過罪囚具招送審凡招不協情〻不合律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冤枉囚自番異不服則與供行移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番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圓審詳載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為例甚悉查及見行條例遇有重囚稱冤原問官員獄詞辨理者許該衙門移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于京畿道會問辨理果有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或從放此情弊互相覺察故為問刑審錄之司若敢不積誠竭慮

情法以謀其平武法得其平人皆易知易守而不犯故刑罰
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刑可期于無刑也奈何叢緣之條
人心息玩問刑者不知五詞之沓々錄者不知觀刑之中惟
意出入百司視册不究其所當究刑每溢於無辜不問其所
當問罪常亂於非情詐偽煩擾長冤與羣得民苦無控訴之
門但許得橫行之路以求更理亂條異以論旧章亂任愚述
使祖宗良法廢壞始盡臣等有难尽言者今幸陛下剗除弊
要圖新化理臣等幸沐遭逢恭詞平反以為照數圖留之請
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懼庶獄決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者
課官屬矜恤獄囚查章滯宥御煩擾称甚更應又所以請

獄之源也伏望皇上特勑法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
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再問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
吏具奏送問若問有冤枉囚自番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別衙
門問擬二次不服止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
會審十分情重遵照會典會同九卿圓審原問及改問官若
容私徇仍有冤枉不明者一体參提問罪其餘事情仍乞
勑令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

一問刑衙門固應遵照律例問擬然狡詐僞日滋或有所
犯出於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罪輕或罪重情輕難以照常
科斷者聽議刑部都察院及本寺臨時詳擬上請奉有欽依

落後歷年以來非止一端此皆出於聖明恭酌情罪以補舊章之未備誠宜傳之永遠使司刑者有所遵守也合令刑部都察院會同本司將自嘉靖以元年以來凡例通節情臨時議擬奏請及撫按等衙門奏行部院議覆具奏有欽依發落者逐一查出再行議擬停當開款具奏取自上裁著為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永為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律條之類刻附律書者俱不許傳用庶聖謨不瀆而刑不濫矣

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于大理寺職司參駁關係尤重乃任而寺官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員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

其心乎迨見兩寺官其間歷年既久諳練事体盡心職業者
固多亦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鄰款斷按疑獄未
免有差尔問官因得掯摘纖漏借爲口實至于參駁本寺亦
不降心听從輒逞雄辯往激次淹累囚衆至不得已以得附
就乞行亦有彼此騰謗遂相擠陷本緣公務反成私隙以致
刑獄不清多此故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除評事暫
令講讀律例半年以上考居疏通者方許于預平允如有刑
名生疎者比照試御史事例仍令重歷重歷不堪者參送吏
部對品改調在京別衙門叙用其見在者除司正寺副不考
外其餘亦限三月以裡通加考驗勤惰内有年久未諳者一

体恭送吏部别用右有宪心刑名才識出衆者開送吏部侯
兩寺正副員缺不論年資銓補至為正副又能益勵成業比
照刑部各道年深郎中御史一体不次推陞如臣等堂上官
不能正己格物以致刑獄未協于中亦乞聖明早賜罷黜以
為不職之戒庶人心知勉法律照明而足為天下之平矣一
訪得刑部近年以来問理刑獄多便己私不体朝廷体恤之
意每遇強盗竊盗及人命重囚不問虚實輒加淫刑拷訊又有
經本司審允題奏欽依審决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稱病
故不得明正典刑及未成那死者枕藉于獄雖經御史及錦
衣衛相視不過虚應故事本寺所審者止據見在人死病故

着例不查考以致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淂省文移提牢
官員緣此便於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彘習以為常漠
不知情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於此二等弊政
已非一日茲当欽明大獄之後人圖自新諒無敢蹈前非着
臣等恐宿弊难祛頽風易靡不可不預為之防也合無行令
刑部衙門戒飭各属俱體朝廷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
淂非法度虐有患病着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或調治
不痊身死着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
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頗有偏重
又本寺審係矜疑人死并未結事情雖係真正死罪重囚不

曾請醫用心調治假捏虛文開報者俱係当該官吏参究從
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乃干証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
許一槩淹滯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見在開除病故囚數
開具說帖御前宣奏庶司刑乃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冤獄矣
又訪得相視官往々畏懼傳命推延數日積死數因乃行相
視以致屍肉潰爛臭穢燻蒸莫敢近前非唯死者莫辨其冤
生者亦被所染瘟疫纍萎莫可救藥誠為可矜亦乞勅都察
院等衙門遇有該部開報死囚隨即差官相視毋致仍前耽
悞条究治罪如此則陛下如天之仁及于枯骨矣
一近時法司問事多有淹滯日久牽累平人合無行令今後

問擬大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俱要提齊完結此外如錢粮行查未明贓罰盜搶拿正犯未獲人命未結檢勘以致稽遲者將見在人犯及本狀內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寺詳明開各犯到官之日以憑查考有淹滯過期者年終彙奏量請罰治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衛有司會勘違限并托故推調不即赴勘者原委衙門照例參奏提問庶積弊可革而官無曠職矣

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衙門每遇地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概送法司法司又加深求入人以罪入寺讞駁方行改正又聽人囑托濫准詞訟批發兵馬司問理以致

牽累貧民甚至傾家蕩產鬻賣子女始得完結者臣等以為市井細民愚蠢無知或因醉酒諠譁或因微末爭搆至有夫妻妬競而反目子孫違令而打罵皆人情所不免該城堂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槩送問誠為擾害行令各城御史除強竊盜人命等項重情照舊送問其餘一應小事量情發落不許送問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延擱兵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而貧民獲安矣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刑部都給事中李瑜糾大理失平反之職言屬者刑部問送囚數動計五百餘人豈皆情罪允當無

一可議者乎枷號有通把由于災眚而情法屬於可疑者乎

臣等看詳章奏多稱寬枷問賞隨時扶綴未見該部一為議

行國家設大理司以審讞盡付之以天下之平也近聞該寺

讞囚非不見有恭疑者見該部執拗即以無詞覆之甚至獄

詞已付廷評而該部意有出入觧後追改寺臣亦經從之此

於政體果安在哉即今熱審届期臣請特勅該部矢心審讞

應末減者應開釋者開釋并寬枷可矜恭辯有詞者斟酌上

請其理寺臣主平反亡当務求明允不宜頓望依違至若各

省恤刑使者例以五年一差吏部宜暫止推從吳[illegible]望[illegible][illegible]

亦待事完稱議庶主德易達也疏下刑部覆其議

大理寺、[illegible]、[illegible]理 大理箴

惟在執法廷尉象獄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官曰大理歷茲有

任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闢闔陰合立法憲天仁柔

義道不率典彝或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酌乃有準臬賊

斷當刑獄厥當否則歸廷評廷平攸執事惟鑑衡鑑均隱伏

衡持重輕持必兩得克允克明罰當民服氣協休徵惟刑謂

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弗屬而居而官宜何警肅勿徇

貨利勿任憎欲勿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於茲罹乎靡蠲歟

紀㙲官齋痛飲毒蘗火銷膏革亦已速邈哉千載乃有良法

釋之定國持公休仁曰民不冤曰無冤民功光簡冊匪廢攸寺

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子述誠敬鼎我人

## 通政司

通政使司在皇城西太常寺南東向初置察言司設司令掌受四方章奏尋革十年始置通政使司正三品設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參議經歷司經歷知事職專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公文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建言陳情伸訴及軍情聲息災異等事成化二年增設謄黃右通政列銜本司不與司事後革

洪武十年七月置通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遂命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

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权姦之漸故必喉舌
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虞之納言唐之門
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爾等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
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爾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
庶務當報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勿隱蔽
引當見者勿留難勿巧言以取容無苛察以邀功無讒間以
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人臣
有居此職服膺此訓則非惟職任之修舉而將成國家太平
之治寔亦有賴焉

京朝官封事自會極門內臣收進其餘皆自通政司入惟登

邊總兵鄰指揮指揮等官差来奏事人員鴻臚寺序班連本

連人引進候本道收訖該管序班引出收在本司寄歇次日

早天明放出

上御門通政司奏事原不限起數後定八起成化間春秋七

起冬夏五起自天啓間內閣劉一燝議改二起崇禎朝四起

寓圃雜記曰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遑恤欲

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沖即位三閣老楊榮等因

創新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

以各事處分陳上過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既崩三楊

繼卒無人敢復祖宗之旧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命通政使司凡民有所伸訴者錄其詞於簿册送所司辦理經一旬則條具以聞終一月則以簿呈進事重者請旨裁決

永樂四年八月上以通政司受四方奏疏非重務者悉不以聞徑送六科因召參議賀銀等責之曰設通政司所以決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微細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太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爾欲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疏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於所受不厭倦也

洪武元年十月通政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収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奏章乃積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収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朕閲焉人諭之曰為道在當究事理恤民难毋徒為虛應故事也

宣德二年二月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上覽之顧謂侍臣曰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于此可見前世人主有以休戚不關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哉太祖全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為成憲歲之豐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

深矣

弘治五年六月通政使司奏在京各衙門有印信題本給司封進其餘建言自陳或認罪等奏本宜遵諸司職掌俱赴本司投進違者請治以罪禮部覆奏從之

是月諭通政司鴻臚寺曰爾等職專出納命典司禮儀今後凡內外官員人等所進本狀就出否意通政司須抄錄正真令其赴鴻臚寺報名本寺收報單亦須審明方許謝恩如或抄錄及宣念差錯必究問不宥

萬曆十一年兵科張維新言道參之職非不崇顯而人不樂就者以所取遷之際吏部協合司禮監及通政司掌印官

公定去留金瑞之草假借以市私恩收剩門生洞爾庶得有
志之士大以爲平已行革去收刺門生之習仍酌量才倖與
各衙門一体推選庶臣節自勵而皆樂於効用矣

附載

舊制題本紙四葉一接末一接不用四頁盡紙所長每頁六
行每行二十字比奏本頗大其年月獨占一頁本中字只許
占年月上一行通二行則年月尋書一頁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式凡奏本紙高一尺三寸
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爲一等
四尺爲一等三尺爲一等其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

尺八寸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文移啟高二尺長二尺柒驗啟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投驗啟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寸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移啟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柒驗啟高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章奏有正有副正本御覽副本啓東宮者寔封同進無東宮則不用副

奏疏之式揭其要别書於後謂之貼黃外封所書字曰日月謂之引黃崇禎元年上諭諸臣章奏効古人貼黃之法自撮節要粘原本進覽以便執要從輔臣李國楷之請也

石民集曰章疏貼黃有三種一則宋人貼黃乃于狀劄中未

了事復貼黃以增入如尺牘中又言是也一則本朝文武陞除等故則録底本藏於內府部台事通政樞部所司清黃是也一則本朝制於賀謝等表上面貼黃帖一方如印大帖下用印黃帖上所書如聖壽爲進賀聖壽表文正旦爲進賀正旦表文冬至爲進賀冬至表文謝恩爲進上謝恩表文末後年月日上亦印封皮上用黃上所書如前黃帖下用印印下寫具官臣某進謹封於上進謹封字上用印是也近日貼黃則書某疏中大要節文又一体矣然軍机疏往々不開以無暇及也

崇禎元年上諭各衙門章奏未經御覽批紅不許報房抄發

泄漏机密一槩私揭不許擅行抄傳違者治罪

上傳章奏凡長不便省覧以後各衙門條陳章疏務要簡明

其字不出一千 如詞意未盡不妨再本具奏着通政司申飭

上傳內閣本內凡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皆要出格朕不敢

與並列卿等傳示各衙門欽奉遵行

## 詹事府

詹事府在皇城東玉河岸上正統七年四月建初設東宮官屬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副使同知左右率府事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事侍正洗馬庶子等官皆以勳舊大臣兼之不别設已又改贊善為贊善大夫設贊讀洪武十年置通事司設司令司丞尋革十四年設左右司置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設大學士又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二十二年以各衙門無所統屬始置詹事院二十三年設校

書二十五年改院為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列署府中府設詹事一員少詹事二員府丞二員主簿一員錄事二員左右春坊設大學士各一員左右庶子各一員左右諭德各一員左右中允各二員左右贊善各二員左右司直郎各二員司經局設洗馬二員校書二員正字二員二十九年添設春坊左右清紀郎各一員左右司諫各一員通事舍人二員皆以侍從輔導東宮為職左右春坊則專典東宮上奏請下啓箋講讀之事司直郎掌彈劾糾舉清紀郎涖之司諫掌箴誨鑒戒之事以拾遺補過洗馬掌收貯經史子集刊緝圖書立正本副本貯本以備進覽校書正字掌繕寫裝潢並詮其訛謬調其音切以助洗馬主簿

管句會文移簡稽脫失録事佐之通事舍人典東宮朝恭謁辭
見之禮與家令勞問之事而皆統之於本府
洪武初建本大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皇太
子諸王皇太子居文華堂諸儒尋經面授分番進直迭班侍
從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略古今紬繹文學其時東宮官皆勳
舊大臣兼領不別置後始設詹事院已更名府設左右春坊
司經局皆別署而詹事府總焉已令春坊翰林院日二人進
講尚書春秋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纂述始終
大義為講章呈上覽已赴文華殿尚皇太子陳說太子于三師
三少詹事府鴻臚寺官各一人侍召則同入有留身獨進者

給事中司直郎劾而上日所處分府部軍國諸大務及撫諭四夷恩禮坊局官日陳説于東宮已又選秀才張宗濬等隨官僚分直文華殿侍讀平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賢諸故事尋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充東宮官

東宮官如庶子而上初制大臣兼領修撰黎淳等九年考滿值英宗實録進呈以纂修俱陞庶子諭德等官淳上言舊制無專領者乞以大臣兼之臣等仍翰林院之職不許

明初因元人之制自太師至賓客皆無所關掌而詹事以下至于坊局始實為宮臣然洪武元年丞相善長達平章遇春

帶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馬勝帶詹事平章廖永忠趙鏞帶副詹事都督康茂才等帶左右率府使副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中丞劉基章溢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溢理省臺鎮事煩日不暇給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討之不遑然則以虛名被之而已所日授經者宋濂輩耳洪武二十二年公馮勝傅友德領太師藍玉李景隆領太傅常昇侯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徽兼少保尚書楊靖領賓客亦不聞有關掌永樂初以公李景隆丘福領太師朱能領太傅尚書蹇義金忠侍郎墨麟領少詹事而學士解縉等七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允等官顧獨僧姚廣孝專為太子少師會上狩北

京廣孝與義忠薛留輔太子學士楊士奇亦以諭德掇閣務輔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乃為虛銜

按宮僚自昔甚重唐馬周以位高恨不能為司議郎至後則太輕故元稹曰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左諭贊議之徒殊冗散賤之甚者縉紳耻之近制宮僚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可見其輕矣至宋時凡初政官者即得太子中允則其輕可見明制一作宮僚便比清卿其榮極矣夫此何官可以不尊崇此亦今勝于古也然明初必慎選於諸僚而自穆宗以來祇為翰林循敘之則名雖重而實輕矣至於

師傅之官古人所重故有寧加太尉而不加太傅者後則總戎濕師皆得為之雖無與於職業而使天子儲君人得而師保之亦一大辱也

大學士王鏊論儲教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其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曰少傅曰少師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以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之東宮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

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况所寒暑兩學皆閒歇之日所與晏遊者誰與所與居處出入者誰與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况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

意氏矣然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及為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來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〻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覩其教令長至宴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有從學詩學表至有以暗逕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名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誦讀講讀之暇宴

飲出入起居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宮僚有失從三帥糾正之甚者斥逐邪人不使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　以貞三代所以長久皆用此道也

附載

崇禎十五年正月閣臣進東宮講議

一覽史以佐經察舊儀有讀四書讀經史之文似宜於經書外每摘簡要通鑑一段進講凡治亂邪正是非之際詳細開陳庶以古鏡今為益不小

一宜讀以進其舊儀經書各讀十徧為蒙養聖功伏見皇太

于聽頗非常似可各省為五以餘力消之閒史作對既可養
氣兼可旁通

一對句以致知相傳祖宗朝講讀畢皆有對偶之句由淺漸
深由近及遠比物連類觸發似多可將舊對佳者集為一帙
恭候東宮時取覽觀問作一對容臣對與侍班講讀官互相
參叩似亦格致一端

一問辯以去疑聞高皇帝每令儒臣進講必反覆討論以求
義理之極如講洪範講立政講攻乎異端及心箴皆直闡聖
真出自天悟至肅皇帝聽講尤多發前賢所未發皇上精洞
古今同符二祖計萬幾之暇所以諭東宮者耳提面令無不

周到而講官進講時間有疑義東宮亦可時賜詰問以盡下
情
一時習以基聖先臣詹事吳寬言東宮講學自寒暑朔望令
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
間斷即日習讀於外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
得爲多也商書言終始典學周頌言日就月將守成芳躅舉
以爲時習不歇之助上襃容
編修楊廷麟薦賢自代疏臣蒙恩旨以充東宮講讀官臣惟
青宮妙選儒者至榮臣得以供事竭此愚誠實出萬幸邇
而思之皇上聰明天授慎擇端良其爲慮深且遠矣竊必得

清明謹直博學多聞之士以充斯選而臣碌碌材質殊淺樹職自慙且以臣所知伏見司經局掌局事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臣黄道周學術貞醇品行端潔在皇上以鑒其清望即賢者文敬為人宗愛國之忠出於誠懇自其始仕迨今十有六年守身樂貧書史之外室無長物又博覽群書究心經務古今諸大典故靡不推研體察洞貫本末方之古人真德秀胡安國之儔也故得與講讀之列必有正言正事之効以臣方之萬不逮一臣不揣冒陳乞皇上察臣至愚准臣辭免竊以臣所任別簡道周必能進仁義陳堯舜以無負皇上慎選至意即道周受之天下以為不愧臣思當力推能人

臣之義僞讓市名臣必不敢深念元良天下根本而正人世所難得如臣下者與濫清班使大儒未獲寘用名寔之際臣寔媿心倘蒙恩聽臣所請宮寀得賢良之效微臣免遺望之譏寔臣大願臣實辭讓能義在爲國非爲道固也臣又考祖宗朝有洗馬司直司諫清祀等官所以隆副貳之儀廣正直之助也皇太子端位震宮歷有歲年謂宜禮取倫員以敦膺典義資箴誦功裨高深四方瞻之俊世法之率祖敬德於古有光伏乞聖明留察勅部臣酌議別選充員萬年有道之長爲益不小臣凡有勞勛義不邺私自審材分宜讓名賢區區之愚仰冀聖明省擇疏入內閣忽出一揭謂其博讓之名而

使臣等冐薦賢之愆且並誠道周於是給事中馮元颺上疏
敕之曰臣聞聖王之世公卿能讓其下皆讓是以風俗醇美
兵搆不作四夷賓服神聽和平傳曰讓者德之本孟子曰無
辭讓之心非人也斯道不明至於邇日大臣以訟受服小人
則而傚之奮臂相先不奪不止雖仗聖明屢申獎抑辭榮讓
人情所難日者皇上敦重元良賦典輦轝而東宮講讀官楊
廷麟等疏請推良自代及於坊臣黃道周者嫉惡已甚至清
無徒環召以來閉戶却掃一時之人非不敬之重之特以道
周數忤執政引嫌裹足罕至門其二臣獨篤信舉知退然自
下耶使其言不必用自足砥礪末俗增輝盛典為皇上股肱

輔弼之臣者謂宜深相嘉嘆風勸百僚而伏讀閣臣張至發等慎選心矣至公一疏若大不快於言者而併遷怒於道周則何也道周之賢閣臣固已言之矣事親至孝天下所知直諒多聞身無擇行所不足者惟以賦性高介不能隨時俯仰得事大臣歡心耳閣臣何心執之如舊一至於此若以其言之為罪則皇上業已起田間還其清秩數四回奏皆荷優容天下萬世方頌為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乃反 此以怒道周嗟乎道周忠足以動聖主之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臣恐天下萬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夫官僚濟濟豈盡講讀道周耶不與選而閣臣所選者亦既有項煜楊廷麟其人

在二臣為閣臣所選而能以讓賢自異不肯茍悅於閣臣自臣而觀選者亦不可以無愧臣所惜者皇上方欲懲貪而一有清者大臣又指以為矯以人臣事君之敬將安望乎臣素耻雷同後益捋擊但以公道所見自比池山望皇上特勅閣臣滌慮蠲私一更往轍以清讓為必可法以偏矯為必可取師濟之隆猶可立追也疏上不報元驅求去上留之

事典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置詹事院秩正三品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後世若唐太宗為子擇師傅而李剛之

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東宮官屬詹事未設衆務無所統

領兵部尚書唐鐸爲人謹厚有德量宜當茲任其以鐸兼詹

事仍食尚書之祿

洪熙元年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階從

一品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聖明天縱

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傅保卿等勉之

天府廣記卷之二十六

## 翰林院

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北向其西則鑾駕庫東則玉河橋元之鴻臚署也正統七年四月始建為院初為三品衙門後改正五品定學士一人侍讀學士二人侍講學士二人為正官侍讀侍講各二人五經博士五人侍書二人待詔一人為屬官修撰二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為史官而孔目為首領官其院事主於內閣學士而掌印則以學士或侍郎詹事等官兼學士或春坊官署掌內閣行移用翰林院印而各衙門奏章文移亦止曰行

翰林院學士之職掌詞翰禮文草詔勅詳正圖籍考議制度以文學備顧問出入侍從叅謀議凡經筵日講修書皆承受而綂領焉講讀職專勸課經史五經博士業專經佐學士講讀侍詔主應對以四體侍上書於為供奉官典籍守古今四部書籍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詔勅書檄謹籍而記之以備寔録為上心簡注者得入內閣豫機務兩直隷鄉試禮部會試充考試官萬曆初申飭日講史官從閣臣後記注起居及密勿謀議別設史官分曹纂詩司章奏題覆月封送內閣藏之當洪武初設文華堂擢張唯等為編修上政暇幸堂考業而光禄日給饌皇太子諸王日遣至焉賜冬夏衣

賜白金鞍馬其敦崇如此

按周禮內史掌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蓋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共議謂內史翰林之職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貴治之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也

唐文皇開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北門學士間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至德宗朝始定設學士繫銜於翰林與中書舍人對掌內外制然無定品往往寄祿于他官其資深者至散騎諫議而淺者僅拾遺參軍尚不能與舍人將獨其長一人最貴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

亦不失三司觀察鄉監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為定
品如故元豐制行自是稍稍有恒秩又按端明殿學士之設
起於唐明宗時明宗因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
重誨亦不能盡通乃選文學之士與之共事有宋因之遂為
華選唐宋以来名卿碩輔多出於其中然不輕授必剔歷中
外聲華大著者始預其選彼時殿試大元亦必歷試民事乃
召入禁掖故其得人為盛

元翰林國史院記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
官止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倫學士等官八年
院陞從二品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陞正二品仁宗皇帝視

覽御筆點定置立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陞從一品迄今永遵為制先是掌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兩院合為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書監而國子學以待制兼司業與文署以待制兼令編修官兼丞俱隸焉其後析字既析置翰林院而復立集賢院如故令興文署已廢本院於起居注會同館秘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回回學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於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惟于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須因纂修后

妃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常員此建置沿革之大畧也

明改學士院為翰林院洪武二年正月定翰林院官制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爲官侍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籍從八品十八年三月重定正官學士一人秩正五品侍讀學士二人侍講學士二人從五品首領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屬官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史官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

討四人從七品又定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五
大學士秩俱正五品
正統十四年學士陳循等言翰林院屬雖有額員然自永樂
宣德以来額外多除皆出上命吏部止因本院在任官九年
考稱者請旨照例陞授本院之職不拘多餘已是舊例今本
院自講讀以至五經博士等官俱多缺員乞勅吏部於本院
見任官及庶吉士内推選陞補講讀等官員缺其五經博士
及典籍侍書待詔之缺俱於教官内推舉送院考補如此庶
幾官不曠職近侍得人從之
正德四年七月改定翰林院官制額為二十四員學士一員

侍讀侍講學士各一員侍講侍讀各二員修撰五員編修八員檢討四員有缺量選庶吉士教養除補或推諸司有學行調補如應復除并進六及第者雖額數已足許填註見任後以人多缺少復無定額此待詔等員亦不常設失洪武十八年之制

## 翰林院考察

弘治十五年正月吏部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照弘治元年例於是侍講學士楊守阯上疏言臣與掌詹事府事侍講學士王鏊俱在隨屬聽考之數但臣等俱掌印信俱有屬官進而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將坐於堂上退而聽考於吏部則當

候於堦下一人之身項刻異狀其於觀視已甚不美况我朝
列聖於學士之官特加優異如慶成侍宴坐於四品班至聖
駕視學與三品以上官坐彜倫堂內令四品官不屬考察而
學士所職乃講讀撰述之事非有錢穀刑獄簿書之責且稱
職與否聖鑒昭然若非其人自甘賜黜又有不待於考察者
伏望斷自宸衷循用舊典特假優禮示從重儒臣之意從之
正德四年五月大學士李東陽等奏翰林院官雖間有本院
自考之例但議論貴公法令貴一請收回成命責在所司令
本院掌印官會同吏部考察使內外彼此人無異言從之著
為令

翰林院陞轉

洪武定制内外官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定陞黜編修九年陞侍講檢討九年陞修撰又皆九年陞中允成化二年重緣以修撰陞諭德後遂爲例至弘治元年諭令改正楊文襄召對録言詞臣初入翰林至二十六七年始陞五品學士迴翔禁苑諳練典故及至入閣卓然可觀

翰林院勑諭

洪武三十一年正月陞翰林院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彛爲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

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擢用之意

又諭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寔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寔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躁

賚用侍從官

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先是上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別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

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

嘉靖六年十月命中外臣工有堪任翰林者部院公選以請期於衆議協服毋取備員遂改大理寺左少卿黄綰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南京通政司右參議許誥爲翰林院侍講學士南京尚寶司卿盛端明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福建按察司副使張邦奇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四川按察司副使韓邦奇山西按察司副使致仕方鵬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吏部文選司郎

中彭澤爲右春坊右諭德刑部員外郎歐陽德吏部考功司主事金璐御史張袞爲翰林院編修

授翰林由別衙門改用者如王于沂以御史改左春坊司直陳顯徐敬李賢劉于春周幹韓守善皆以御史陞中允歐陽熙以御史改編修金皐以給事中改檢討張袞胡經俱御史改編修儀智以右通政改右春坊右中允許誥以南京右參議改侍讀學士盛端明以南京尚寳卿改左庶子熙侍讀鄒濟以吏部郎中改左庶子王道彭澤俱以文選司郎中改右諭德任翰以考功司郎中改春坊司直熙檢討鄒守益以南京考功郎中改洗馬李逵鼎以儀制郎

中允贊善劉球以儀制郎中劉鉉以兵部主事俱改侍讀
尹昌隆以刑部主事陞中允王[illegible]于以工部主事改修撰
歐陽崇一以刑部郎中改編修韓邦奇以考功郎中改左
庶子嘉靖十一年唐順之李學詩陳束虞淮王訥李陳節
之屠應埈葉恭呂懷王慎中金璐楊倫皆以科道部屬改
編修王大任姜儆俱以御史陞侍讀學士宣德正統初陳
叔剛邵宏譽俱以與修實録改修撰

詞臣外用

景泰二年十一月工部尚書高穀薦翰林院侍講陳文才識
可任藩臬允陞雲南右布政使

按翰林陞改別銜門及外官者除考察降調外正統元年劉永清以侍講學士陞廣東右布政陳文以侍講學士陞廣東右布政陳文以侍講學士陞雲南右布政弘治十六年李翀以侍講學士陞浙江右布政俊亦有以史官陞轉兩司者不具載洪武中羅公顧以編修改都水郎中張顯宗以編修為太常寺丞宣德中徐允達以中允陞鴻臚少卿高巽志以侍講學士陞太常寺少卿莊原霖以修撰通議黄觀以修撰陞尚寶卿盧原質以編修陞太常寺少卿金問以修撰陞太常寺少卿正統初陳詢以侍讀謫安陸州知州尋召為大理寺少卿巡撫大名孔公恂以修撰改

大理寺丞廼撫貴州天順中林文李紹俱以左庶子攺尚
寳卿李太以中允攺尚寳司丞柯潜以洗馬攺尚寳少卿
成化羅璟以洗馬攺禮部員外郎孫賢劉玥以中允陞太
常寺少卿弘治中李燧以諭德陞南太常少卿傅珪以中
允陞太常少卿正德中靳貴以學士攺光禄卿黄諫以編
修陞尚寳司卿黄琮以左庶子攺宗人府經歷許彬以修
撰陞大理少卿徐穆以編修陞南禮部員外郎嘉靖中張
春以侍讀攺南太僕寺丞秦鳴夏以中允在告起為兵部
主事萬曆中張一桂以諭德調兵部員外郎范應期以諭
德調南刑部郎中崇禎中以編修楊廷麟攺兵部職方司

主事監軍

翰林兼科道者洪武中夏原吉范顯祖以太子賓客兼治書侍御史永樂中李準以太子賓客兼吏科都給事嘉靖庚戌趙貞吉以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御史己丑夏言以侍講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萬曆己未徐光啟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其寔改科道者永樂中孔諤以中允改御史洪熙初侍讀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御史正統中金幼孜子簡討達改給事中成化中簡討李昊改南禮科給事中洪武中編修馬亮任敬王璉王輝陳鼐張惟俱改御史正統己巳徐珵以侍讀改浙江道御史楊鼎以中

允改河南道御史簡討王玉改江西道御史崇禎中金聲以編修改御史張縉彥以侍讀改兵科俱以知兵改任

經筵事宜

正統元年二月初設經筵上因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等推舉講讀官以聞上賜勅諭以輔知經筵事士奇榮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英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又以太子太保成國公朱勇少保兼工部尚書吳中吏部尚書郭進禮部尚書王驥刑部

尚書魏原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侍班至禮部進儀注一經
筵儀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會講直殿內官先一日於文華
殿設御案於御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御案之南稍東是日
早司禮監官先陳所講經書以大學一冊經以尚書一冊置
御案書在東經在西又以一冊置講案講官二員各撰講義
一篇預置於冊內上御奉天門早朝畢退御文華殿將軍侍
衛如常儀鴻臚寺官引三師三少尚書都御史學士及講讀
執事等官於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以次上殿依品級
東西序立侍儀御史給事中各二員於殿內之南分東西北
向立序班二員舉御案置御座前二員舉講案置御案之南

正中鴻臚寺官贊禮進講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西班出詣講案前北向並立鴻臚寺官贊鞠躬拜叩頭興平身畢翰林執事官一員從東班出進詣御案前跪展書冊畢退立於御案之東稍南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講書講畢稍退執事官復詣御案前掩書畢退就東班又執事官一員從西班出進詣御案前跪展經冊畢退立於御案之西稍南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講經畢稍退仍並立執事官復詣御案前跪掩經冊畢退就西班鴻臚寺贊講官鞠躬拜叩頭興平身禮畢各退就東西班序班二員舉御案二員舉案退置原所鴻臚寺官贊禮畢上還宮

日講謂之小經筵每日止用講讀官四員學士輪流侍班不
用侍衛侍儀執事等官侍班講讀等官入見行叩頭禮東西
分立先讀書次讀經或讀史每伴讀十數遍後講官直說大
義惟在明白易曉講讀後侍書官侍上習字畢各官叩頭退
弘治五年二月定經筵服色俱用紅衣
六年五月定經筵不用糾儀從侍講學士李東陽之請也
十六年十月諭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勿諱道理皆書中
原有非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論思輔導之職皆所
當言可傳與講官不必顧忌
嘉靖元年五月定經筵遇忌凡侍班等官俱衣青綠花樣賜

宴

萬曆元年三月諭禮部以後經筵春講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免秋講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免永爲定例不必一一題請

元年四月大學士張居正進日講儀

一每日講讀大學尚書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講官各隨即進講畢即退

一講讀畢皇上進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御覽臣等退在西廂房伺候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卽召臣等至御前將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開國家政

務文之自然純熟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皇上進字畢若皇上欲再進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皇上不進煖閣臣等即率講官再進午講

一近午初時進講通鑑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實直解明白講畢各退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講讀畢或聖心於書義有疑乞即問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視朝之日暫免講讀仍望皇上於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帖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致間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請皇上早膳畢出御講讀午膳畢還宮

一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風雨

傳旨暫免

崇禎十五年八月定日增講講官講章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講章而日講則止一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官指書口講無講章也講官韓四惟屢次遺忘上以矜懷寬之先教日上諭輔臣日講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據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因具揭帖進呈上即批發令傳與講官知是日遂用講章在御前講官用牙簽指講

誥勅事宜

正統十年十二月詔選翰林院侍講侍讀以下官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遇開經筵令侍班與選者侍讀二人侍講二人修撰二人編修四人

弘治七年八月閣臣徐溥請設官專管誥勅言誥勅原係內閣掌行今官多壅滯按正統年間王直以侍郎兼學士職事專管內閣誥勅今推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東陽文學優贍兼且歷任年深乞量陞一職令在內閣專管誥勅庶委任專一事不稽悞得旨李東陽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專管誥勅

嘉靖六年罷設內閣誥勅侍郎

七年八月申飭誥勅之體大學士張璁言成化以前誥勅之體猶為近古其于本身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并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詞受之者無愧色近來藻情飾僞張百成千以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殊非制體宜加釐正上從之詔自今誥勅務崇簡實不乾飾浮詞致褻制體

按宋人避暑録話曰唐制翰林學士初但為文詞不専詔命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為之班次各視其官亦無定員故學士入皆試五題麻誥勅詩賦而舍人不試葢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未滿一年猶未得為知制誥

不與為文歲滿遷知制誥然後始並植本朝既重學士之選率自知制誥選故不試而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為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始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為故事　宋洪容齋筆記曰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為者乃為待制

制誥為國家重典唐宋以來官不輕授明初以文學大臣專掌深為得體乃以張孚敬忌者之口而罷昔張商英言宋典綸誥皆不得人　陳繹如篙之逆灘雖極騁不成步驟

王益柔如野媪織徒能成幅非錦綺許將如稚兒嘔啞不得成聲律夫此何事而為人姍笑如此後世求免此者難矣

起居注

洪武初以承旨宋濂為起居注濂後不設至十四年復設尋復罷

按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宋宰相皆兼史官自成周有左右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皆史官也明初猶設起居注如洪武中宋濂為起居注劉基條答天象之問命付史館永樂中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

起居後不如廢於何時惟以修撰編修檢討掌國史遇有纂修以勳臣爵高者一人監修閣學士爲總裁翰林學士爲總裁

萬曆三年二月大學士張居正言國初設起居注後定官制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非有所罷廢也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史文闕略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璁曰古左右史即今編檢等官今居此職者勿盡乃事何也是記錄之職本自備官而下曠廢之耳邇者纂修世宗穆宗實錄臣等祇是總裁凡所編輯不過諸司章奏稍加刪潤櫽括成篇至於仗前

柱下之句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以兩朝之
大經大法罔攷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多所未備此皆史
官職廢致然也今日講官密邇天顏見聞真切又毎從閣臣
後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洩者皆得知聞
宜令講官日輪一員專記起居録聖諭詔勅冊文及內閣題
稿其朝廷政事見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
員編纂仍遵照祖制除御殿外例內史官侍班常朝列班六
科給事中之上午門列御座西稍南專記注言動凡郊祀耕
耤幸學大閱諸大典有舉輒書至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
對恐有宣洩則自記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銓次其諸

司章奏該科奉旨發部即全抄送閣轉發史館其紀錄體例祗備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待異日之考求所貴核實不尚文詞不得妄以己意及輕信傳聞為褒貶每月終史官編草稿為七冊一冊起居六冊六曹於冊面記年月記史官姓名送閣驗訖即投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藏於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印封如前永不開視旨允行

按元宰相拜住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付史館蓋起居之廢其職自元已然

實錄事宜

建文元年六月勅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為總裁官太常少卿
廖昇翰林侍講學士高巽志為副總裁官國子博士王紳漢
中府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崇仁縣學訓導羅恢
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為纂修官
永樂元年六月重修太祖實錄監修曹國公李景隆等總裁
侍讀學士解縉等表進陞纂修官吏部郎中徐旭為國子祭
酒太常博士錢仲益知縣楊顒梁潛王褒為翰林修撰國子
博士王達給事中朱紘為編修行人蔣驥為檢討國子博士
金王鉉為翰林五經博士晉府伴讀蘇伯厚為翰林侍書教
諭解榮劉宗平為待詔教授張顯為國子學正訓導傅貴羅

師程為國子學錄知府劉辰為江西布政司參政禮部郎中
胡遠為左參議知縣趙季通劉應陛而以疾乞教職授國子
博士僉事葉砥改吏部考功郎中知縣唐廣雲改監察御史
楚府教授吳勤改開封府學教授陸勝寫官主事陸顒為禮
部員外郎端季思為兵部員外郎權監生鍾子勤陳彝訓劉
讓沈文為中書舍人梁進吉葉蕃沈紹先華嵩喬岳衛浩鄭
中余從善陳俊良陳實為監察御史生員金寶為翰林典籍
汪琦等十人為知縣

按實錄之制一帝昇遐則纂寶訓實錄各一部實錄者紀
其事寶訓者記其言事則臣民言則惟謨訓

監修實錄惟用元勳一人此非定制考英宗修仁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為監修官則文武並用官不必盡詞林元勳亦不止用一人洪武實錄凡三修建文即位初修王景充總裁永樂初再修總裁解縉縉得罪後三修總裁楊士奇初修再修時士奇皆秉筆以一人而前後依違者甚多

明實錄可議者如建文嗣位頗稱賢明乃以靖難之故去其年號不存實錄之末輯楊文懿守陳四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政典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此璞議也崇禎壬午都

尉鞏永固給事沈儆培俱疏請未行

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猶稱郕戾王附夫景帝與于忠肅再造乾坤有功宗社當時戾字之謚已遵公議從憲宗追稱景帝乃不爲之稱宗改謚而實錄仍書郕戾王附

大學士朱國禎大事記曰正德四年孝宗敬皇帝實錄成時焦芳採筆褒貶任意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天下所稱正人皆肆詆誣嘉靖元年御史盧瓊奏孝宗實錄多焦芳曲筆乞改正上曰焦芳任情天下自有公論不必改正

又曰天啟五年禮科給事中楊所修請編纂三案事成書如明倫大典例其黨起而和之六年正月開館五月書成

閣臣請其名曰傳信鴻編曰三大政紀中旨定曰三朝要典挺擊始於萬曆乙卯五月紅丸始於泰昌庚申八月移宮始於是年九月先廷擊首列詔諭之閣係旨為原始又曰實錄改修惟文皇行文於建文專以未備重修光宗在位止一月實錄先上以三案改修蓋群奸仗魏逆之勢恣行如此首先建議者黃承昊也把持塗改者霍維華謝啟光徐紹吉也

修史

洪武二年二月修元史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滅事當記載況史紀成敗亦勸懲不可廢也乃

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同為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叅考

又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十二人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時諸儒修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候續采補之至三年七月初一日續修元史成前修未備者悉補完通二百一十二卷學士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

萬曆中大學士陳于陛請修正史中允焦竑因上修史四事

一本紀之當議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記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未為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為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況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為者一也德懿熙仁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於高廟本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

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經聖斷乃可遵行

一例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襃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跨蹻亦書寒族雖夷蹠並詘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茲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為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奸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稱檮杌義不其然謂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為斷二也累朝實錄稟於總裁苟非其人是非

多誣如謂方正學為乞哀于肅愍為迎立襃貶出之胸臆
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寔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
不根今歷世既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為改正三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途
近日內閣題請寔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學
行之人徒為奔競之地其于纂修無益有損況今承明著
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曆樂律河
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於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
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
此外決當謝絕勿啓幸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

始事之日方補闕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勝
錄之官安所用之似當暫爲停止俟他脫稿之後經總裁
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未有無因
而作者即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昭代古文
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請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
幾即令班馬名流何以藉手考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
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
修於是爲備國初聖祖代燕屬大將軍收秘書圖書典
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理戶口版籍既定

蕆詔求遺書敕民間者永樂中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做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即以所得多寡為提學官之殿最書至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故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董其昌薦李維楨修史疏云天啟二年八月初五日部一本奉聖旨董其昌題況纂修官俟泰昌實錄稿成前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以備參訂供

用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感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邸報摘其未奉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創見應天府例無工食而其書充棟就結為難臣仍歸里大集書備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書沈倛亦錄七年通共若干張裝為三百本但據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徵實無所點竄隨蒙欽命翰林院待詔宋啓明中書朱正色守催賫以私家作事子身獨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罪莫逭也但臣有刪繁舉要之義茲四十八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傳書不以

人而廢凡關於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為後事師者別為選擇倣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而其他請朝講請祭祀請起遺佚請罷礦稅請下章奏請補廢官請斷內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者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者累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所係非細故也每朝纂錄予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傳寂寥數行衮鉞斯在如世廟寔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未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襍何以起信於萬世哉計四十

八年之中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既後時莫詳本末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楨出入四朝囊括百代具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試借京之日曆杼腹笥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大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徵辟致劉恕范祖禹為之佐前後十九年其書始成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為濫況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神祖作養之史材皇上掄簡之髦士顧多遂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無我賜環賜玦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幾幾望之者也至臣五枝已竊二監相迫中道乞

骸情無矯飾乞勑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舍哺鼓腹之
民戴堯天而永々矣
修撰文震孟奏思無窮疏云臣猥以菲材備員史局頃因
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
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先帝之册立與挺
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啓三
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
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啓六
年逆黨崔呈秀等請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
月十七日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

寶要典未毀逆案未成閣臣黄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秘洗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允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昨見皇上追念先帝册封敬妃慎嬪以寄永思皇衷純孝孺慕彌敦薄海臣民咸為感動乃光帝祀載尚未清明使令日編修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於反手視為綴圖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甚者上瀆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

誥詔恩賚儀狀貢震器之重儲宮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窮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毀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於己而為之繼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林教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奸黨構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奸一脉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挺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

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狸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士晋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挺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風癲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寀奏張差口詞指為狸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瘖默然而二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且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因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道闖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奏讞決平

充自王之寀突揭搆釁徒黨因以為利借他事蛾廷元未

幾果顯攻風癲之案一時邪説世楊實為之倡云云臣按

王之寀摘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於削奪後逮死詔獄

莫敢議卹即悲世楊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

逆璫欲借為　戎首偏殺天下名流非甯之也幸聖明御

宇僅免一死尚稽啓事黨因以為私斯亦何利之有為況

風癲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楊為

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説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朝

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

官説為可質居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議刺骨云云臣按

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關宫一事挺及殿害近侍俱踣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爲平常不當根究以爲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四一云上方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造爲許世子不嘗藥之論群小附和囂然鼎沸汙衊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亡何正論大明邪說漸熾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

宗殁杖殺方士柳泌泌蓋為憲宗製長藥者彼豈不顧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寃今可灼進藥而先帝實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況誤傷天子乎此即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愜而乃與顏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班於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擧欲窮詰即曰群小曰汙蔑曰晦暝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悖謬者伏乞聖裁即勅史舘逐一改正或取天啓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衰鉞可憑而於皇上之達孝亦

有光矣方今兵戈未靖四郊多壘或謂臣言非其時而邪說之害甚於兵戈自古記之矣況目覩止孝之聖主永言惟則何敢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祫事中馮元飈稾信史宜成疏云臣待罪禮科與聞掌故每見鉅重諸務類多廢弛習爲固然莫之省究如謚法五年一舉所以風世也今或有再訪而無一報曆法終古不易所以奉天也今或持各是而滋大疑積怠成荒蓋難枚舉第以四郊多壘未敢一切具陳至若實録一書則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凡禮樂沿革征伐次第刑政施設群臣功過四裔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太祖高帝曰

國史貴於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世宗肅皇帝曰史之可否一出於公非公則鬼神亦察之在祖宗之世重史若此而又慮其書藏之金匱副在秘書人欲見之有不可得更試其事輯為實訓以傳於天下賢者有所勸而不忠不孝之臣有所畏至盛典也故歷朝以來雖御世長久事蹟繁重實録之成無踰至數年者今熹廟之政前後七載實録故事以月繫年總其成書不過八十餘卷耳夫古之修史者或訪諸故老或採及輶軒故其編次至煩折衷匪易若我昭代則法制既詳官事畢具在翰林有起居之職在六垣有章奏之抄在內閣有票擬之

藉纂輯磨對豈待九年何徇何疑坐成廢閣此豈非一政
一事之盡情也臣嘗誦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天啓之間是稱陽九其爲忠逆殆亦多途法誠所陳至
非渺小徒以實錄奏上寶訓勿傳遂使衆志紛營循思摸
涸保奸舉逆蠅集蚊發外患未寧其漸方長臣所竊竊良
抱深憂非敢過執硜迂徒於奮武之秋漫作揆文之論也
伏乞皇上毅然獨斷即勅所司將實錄寶訓立行　役如
寶訓頒而是非曲直有不合匹夫匹婦之公者許廷臣據
實糾正按治如法如此則人心自定政體肅然天下幸甚
萬世幸甚

兩京主考例

每科鄉試主考惟南北二京賜宴試録序文稱臣始於永樂三年命翰林院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主考應天府鄉試賜宴本府十三年北京行部鄉試請考官上命行在翰林院侍講左中允鄒緝侍講王洪考試賜宴於本部後遂為定例按王達以國子博士陞鄒緝以國子助教陞王洪以給事中改

高文襄拱論養相才

國初罷丞相分其權於六卿而上自裁決雖無宰相之名有其實矣然皆出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諸首甲與夫庶吉士

之選留者其選也以詩文其教也以詩文而他無事焉夫用之爲侍從而以詩文猶之可也今既用之乎章而猶人以詩文則豈非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乎宜於其選也必擇夫心術之正德行之良資性之聰明文理之通順者交之而即教之以翰林職分之所在如一在輔德則教之正心修身以爲感動之本明禮達用以爲開導之資一在輔政則教之以國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詳古今治亂安危必求其故於是乎教之以明解經書發揮義理以備進講教之以訓迪播告之辭簡重莊嚴之體以備代言教之以錯綜事理當究異同以備纂修而應制之詩文程士之文藝在其後焉而命而耳提

之日省而月試之養之既久則拔其尤者留之翰林既留之後仍以舊業日加淬勵閣臣時時督課與之講論試其所有之淺深觀其行履之實否比其久也則又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此庶乎相可得人相業必有可觀者翰林庶吉士固未嘗不可也今也止教詩文更無一言及於君德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賀壽以為文栽花種椰以為詩群天下英才為此無謂之事而乃以為養相材遠矣

庶吉士

館選之制始於洪武六年然所選者會試後之舉人河南解額内選張惟等四人山東選王璉等五人并別省共十七名召見便殿命題賦詩稱旨入文華堂讀書詔太子賛善宋濂等教習之至永樂三年命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二十九人始名為庶吉士宣德五年復選新進士八人送翰林院進學給酒饌房舍月賜燈油鈔悉如永樂時之例然自永樂已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内閣自選或禮科選送或調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

考試亦無定制弘治六年始定每科一選不拘地方不限年歲待進士分撰辦事之後行令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個月裏投送禮部禮部閱試記編號分送翰林院考訂文理可取者按號行吏部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內閣照例於東閣前出題考試每科取選不過二十人留不過三五人從閣臣徐溥之議也

嘉靖八年己丑大學士楊一清題請教庶吉士官帝曰改選庶吉士命官教習乃太祖之制在當時固為盡善邇年以來祇為大臣市恩無益於國此後不必選留一體除用中外諸臣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入翰林以備擢用方獻夫上

言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邇年以來選留不能盡公所教或非其道樹恩立黨於國無益誠如聖諭所云者吏部訪收信得其要編修檢討於主事御史給事中評事中書行人博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進士内訪補講讀修撰於郎中員外部左右給事寺正寺副太僕光禄丞同知知州通判内訪補其學士諭德庶子贊善洗馬等官亦論資序遷庶事悉畫一經文可行帝從之

崇禎四年辛未考選館後因内閣票擬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爲人名出票上摘而詰讓之遂有翰林内外兼用之旨甲戌丁丑皆不選館以俸深候考知推選授編檢等官至庚辰廷

試召對親拔趙玉森等授以檢討命蔣德璟王錫袞教習之

附載戊寅考選記

崇禎丙子冬外計倖滿知推俱留部考察候核在任錢粮先是鄭友玄熊開元以錢粮之故累及司農下獄至是慎忠有加而吏書扶窠之獎亦從前所未有也未幾上御講筵令諸詞臣條議政事黃景昉薦候考者朱天麟成勇之清項煜因奏任濬為首輔張至發姻親有意黨護之至發激辨不已楊士聰並參沈迅張若麟納賄史堃囑托家臣田惟家求選詞林戈矛四起纏連不結史堃上疏言此番考選得人薄科道而重詞林凡考中詞林者皆本衙門人援手接引於是凡取

中翰林者以為預定分補各部主事至上令吏部將諮訪單
進覽於是以圖奨濫徇各官僑元初張第元房之騏韓源趙
縱禹馬兆義俱着冠帶閑住許晉林正亨王猷降三級調用
劉含輝楊振原葉初春劉興秀辜朝薦金蘭葛樞郭九鼎凌
義渠何楷褚德培各降二級照舊時臺省員缺候考者經年
不補而見在之臺省被累幾至一空人嗟以為變局至戊寅
四月二十八日上召在京候考及已推部屬各官俱來中左
門昧爽上出御門內閣及吏部都察院諸臣行一拜三叩頭禮
畢候考諸臣行禮起旁立上令五人一班面奏在任行過事
實上隨以筆註記奏畢上手書策問云勦寇需兵養兵需餉

也並株鑄難取近效搜括加派民力已竭將何策以處之近報撫遼不犯而歸是何狡謀諸臣通悉已見條對務期可行不計勦襲故套仍將履歷開寫明白上令吏部將策問傳示各官暫退少頃復出收各官試卷陸續而出五月初十日上親定曾就義黃文煥黃奇遇張縉彥李士淳汪偉虞國鎮余象賢馬剛中朱天麟等為翰林編檢官王調鼎熊維典解學尹張希夏張作楫耿始然成仲龍李清孫承澤吳希哲張淳等為各科給中事李嗣京秦廷奏汪游龍李春蓁任濬楊鶚喻上猷柯元伯李雲鴻涂必泓左永春宗敦一張爾忠黃諫御甘維爍張茂爵王章蔡鵬霄王范陳天工高名衡郭景昌

徐養心羅起鳳張緒掄王聚奎鄧希忠闞嗣科林蘭友葉樹聲詹兆恒等為各道御史井濟李拯楊鼎甲黄熙胤楊調鼎王心純萬進夏劉作霖郭尚友喜良懿張若麒沈迅為戶禮兵刑工五部主事王昌時為南部主事韓友范為兵馬次日諭內閣發下旨就義等試卷十八卷鄉等傳與該部科將內中所對事宜確酌可否奏奪旨就義對中言小民不苦於餉而苦於有司之大耗私派誠嚴禁之似不妨量行加額以衍軍國之急上稱賞之拔為第一未幾遂允楊嗣昌練餉之議海內騷然就義悔甚鬱鬱而卒